H. H. MU CHINESE LIBRARY

重刻黄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宋太史分寧黄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祭文

撰魏王祭文

維叔父令德孝恭惟　英宗　神考嘉乃懿德大啓土宇圖寧我家玆予冲人奉承慈訓叔父秉德在庭惟喜康共今天降割朕肱其虧何痛如之卜筮來咸塗屋予野輴車即路酌以薦哀尚饗

祭司馬温公文

嗚呼盛德之士幽明助之衮職補之民瘼去之蟄老

在邦誰能悔之帝臨明堂公賓于位歸咎無鄉天則雨涕匪天奪之乃公盡瘁民望公起百身贖之日月川流竁穸有期馳心墓門官有事守臨穴寫哀寓此巵酒

代尚書侍郎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裕陵遺弓天下岌岌九鼎旣安烝民乃粒其功在天其信在人兩宫孝慈百度日新其天伊何天子聖文神考之子英祖之孫其人伊何公來自西民以安堵曰我公歸天生公德二聖蓍龜次民為基守以四夷少年推鋒勿在王庭我觀縉紳皤皤老成九月丙辰鰥寡無蓋維斗西柄有星見沫輿人之占憂在

國棟公果隕傾中外震動太平之基維成未落風雨
漂搖今則有託王命詞護遣車有期平生一觴涕泗
薦之愛在斯民信在王室公其無憾降享芬苾

代趙樞密祭韓康公文

明珠白璧不言而出九重之淵天球河圖不出而為
萬乘之器高歸之里實生八韓皆世望人康公為冠
嗚呼康公自任之重足以鎮群輕自致之誠足以動
萬物極文武之任以白髮行吾志則有餘奪山林之
日為袞衣於公心其不足聞道於耳目之來後凋於
冰雪之寒公則有之出處何擇至於正色端議濵九
死而不回齋心服形承大祭而不悔忘三公之勢以

下士均萬鍾之禄以睦宗人之難能公則燕譽而不百歲復歸本朝老成隕傾喜則安仰瞻辱門下三十餘年棠棣交陰芘此孤弱學問暗淺公借光輝性資重遲公極推挽尊俎之色如對於前教訓之音猶在於耳英風義氣忽成蕞爾之坏乾肉清觴来哭燕居之几萬事已矣嗚呼柰何

祭判監王元之文

嗟唯公不緑競略世榜觀本性德涵俗不磷緇明照了不偏閱位官師簡辭命諧兄弟有嘉政裘底春食晏春公安之均萬鍾與人交漫舞察公之心爛白黒来施施氣坦夷久與游德無疵友畜我賓予師相响

濡間寒饑我徂南飲公醉今我歸拜公櫃壽七十可無悲懷平生涕交頤酒則醽肴孔時公不御今安之公多子禄仕徽延譽處援險危可致力我勇為天昭昭予敢欺尚饗

祭郭給事文

惟公德性柔嘉器能優裕遇事從容而有斷臨民寬靜而不煩繡衣立朝邦之司直朱輪治郡人有去思蚤游功名之塗晚行止足之言揮賜金以延父老遺舊德以食子孫官登左曹考過中數於公所歆可以無悲庭堅等登門有年傾蓋若舊御哀致奠終無所辭尚饗

祭畢朝請文

惟公才能應世事實副名靡職不宣飛聲紫庭持節闔隴吏清刑平天子惠遠擇牧廬陵以公來尸方且圖功此邦風土教訟懷律閒公明慈望風投筆公來勤勞直寛問疾三月報成小大如櫛燕及縣邑簿領暇逸天開粉省養育求粥朝公入踐膺受百禄如何鞠凶風火遺災猶不告病聽民郡癈人望公起柰何求歸生存華屋槁木四壁大斾高牙銘旌數尺升堂笑語雨淚來哭肴芳酒潔公不能甞文以為哀哀涕隕觴

祭姚大夫文

惟公敦大忠純表裏披盡孝友兄弟家無閒言蔬食
葛衣同一緼袍起佐州縣亟聞能聲或裨或專民戴
父母飲冰食蘗力難自脩十年去思由在嶺表晚以
譽命牧民廬陵維此廬陵礆健訟有政於此牛羊治
之公來殊科有鋤有植鋤斸強梗植培柔良夙夜在
公問人痾痒小心畏義罔漏一毛半罰十笞匪躬不
決民信吏畏公不處休公力勞勤以疾卧閣公不朝
食人皆失聲嗚呼哀哉先子及公同陛吏部小人得
邑實佐下風公不吏之曰故人子以官上府館置燕
私恤其甘旨乃訪民瘼盛德往矣誰庇誰師哭公寢
門秋日陰雨几筵如昨公不升堂祖車在塗公不就

馬牲肥酒潔公其來歆滄江東逝有淚如此嗚呼哀哉

祭李承議文

嗚呼人具五福曠世千一觀君初終優入其域壽則耋老富半其州耳目聰明(一作耳聰目明)胡考之休種德不倦託于有秋子孫繩繩官學婚嫁牖下治歸笑言而化子大夫公有譽薦紳宗族稱穆邦黨歸仁薰然慈良惟君有之在朝敬恭大夫似之昔我兄息歸君之孫我家不造姻婭孔云我投鬼門日與死迫衣我食我再見天日君之捐館我在戎僰送車百兩莫助引紼南郡安陸不能三舍我馬有羈莫拜墓下有核維

旅有酒惟醑一作明清寓文寫哀文不遠故一作遠情尚嚮

祭李元叔文

嗚呼元叔之義、世不可少赴人急難秋陽曒曒奉親
邑雖慈友諸少家人絜齊門巷灑掃築屋聚書延聘
師表青青子佩如魚游沼凡厥富室乾沒紛擾君常
宴然萬鍾忽抄壽母令妻升堂宴笑慈以旨甘歌舞
妹妙里人欣欣皆謂之好攝提季夏舍有鵩鳥屏藥
治歸竟夜無曉邑人奔走上下是禱人亦有言盖棺
事了生榮死哀誰謂君天我遷黔戎形影相弔衣我
食我歲使交道立夔望楚山複江繞屬辭羞奠氣結
天抄平生不昧尚享馨醥嗚呼哀哉

祭徐德占文

嗚呼德占文足以彌亮天功武足以折衝樽俎識足以超萬人之毀譽量足以任百世之榮名璞玉渾金未加繩墨不借一臂而自發於林丘大臣歌肯来之詩天子興見晚之歎一日而三錫命驚動漢朝試之難能無一不可迎刃而解事無全牛決獄大疑手平如水論議壘壘氣吞西州鯤之為鵬垂天其翼志九萬里未出户庭泰山覆於前天作奇禍忠肉義骨豺狼耳心巍巍堂堂萬事盡矣嗚呼哀哉惟時睿聖制作斯文顧中公之無奇倚壺遂以為相提師十萬墮虜計中凶語上聞天光震動嗚呼身膏原野而葬衣

冠於故土親逢堯舜而即萬里以為隣自古以為才
難才者又至於此臨其穴惴惴其慄嗚呼柰何酌酒
祖行能復飲否心折無幾有淚如江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凝之文

嗚呼公乎智謀足以御困剛毅足以行可獨清足以
軌物自勝足以立我兀者造而歸全諒無地以棲禍
方蒸及於來仍閱門户之嵯峨忽厭俗而去仙違白
日而蛻卧亡吾黨之一鑑哀楚望之傾隕伊曩時之
偕游實骯髒而坎坷遂投劾於潁尾置嬪息於寒餓
[illegible]胥疏於江湖訖有屋於舂皮執盈虛以化物取衆
并而致夥間江疃之有秋上橘柚之歲課開亭觀之

百榼孽綠竹之萬箇裏餘刃而不試故優裕於菑播攄几杖以彷徉樂知識之来過味龐公之幽禪觀有物於石火歲三會於湑灘訖礿志其不挫維歐陽之文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名而成三何巧舌之能破齒髮踈而戀嫪坐衰氣而不果載銘旌而来歸遺稚子以危貨彼聞公之清風亦何靣以承唾礿不肖之及門葦諸孫之孩儒公慈祥而豈弟獲聞教而侍坐歘歲晩而升堂見虞主而淚墮湛樽酒其儻甞列星悲於楚些

祭范叔才文

嗟嗟叔才天畀厚矣不畀其全穀禄之不腆嗣世之

不傳不得分頤又不得年懐利器而不試亶生人之多難嗚呼哀哉高明如山萬仞壁立軒昂人群富貴其集倚皆青雲方履初級而官止一省郎壽不過四十彼青雲之諸公君視誰其不及嗚呼哀哉君材敏強處決若流游刃恢恢不見全牛笑談樽壺吏功舉修推其羸餘逮及寮友揚善補過丁寧握手極君之能剸劇撥煩雖君怨仇不能間言康強食飲搢笏垂紳卧病幾時一別終天塗窮日沒萬事盡然清明競爽窘拘一棺孀妻孤女至哭几筵嗚呼哀哉旐旟西飛歎聲滿路莫如子悲婚姻之故酌酒祖行君不能舉臨觴大哭淚落盈俎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彥深文

嗚呼彥深華路泥塗賢於駟馬之駕席門風雨安於數仞之堂體狐貉之温而不耻緼袍壞絮知膏梁之味而不厭脫粟寒漿終一世而阨窮內不疚其何傷維相知之不早始傾蓋於汝陽披蓁叢之瑣碎見紫蘭之孤芳沉深而敏學易簡而庭方鄰非仁而不覿粟非義而不嘗遇人情之難堪既摧折而愈剛號飢寒之滿屋仰歸鴻之南翔擁羣書而寤嘆檀榮觀於文章論若人之豈弟謂百歲而康強忽靜寐而不覺問歸來兮未央去親戚與朋友即萬鬼而為鄉嗚呼虞氏之不為政久矣士不厭於糟糠載固窮以軌世

嘗人至今傳其惠康身與螻蟻共盡名與日月爭光我觀古而視今信吾友之不亡所以發書而掩涕不忍癡孤與蚤孀婦弱女而教男定子宅于南山之岡有謝公之知子固時達於珪璋在吾儕之可力尚終始而就將哀歲月之徂秋悲風號於土囊託千里而羞奠肴具潔而酒香思曩時之笑語同飲食之淋浪列樗蒲之花燭呼五白而繞牀儻神理之不昧以斯文而舉觴尚饗

祭周晉叔文

豫章黃庭堅洛下王琳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晉叔周兄之靈嗚呼晉叔遂至于斯天奪善人

賢愚一詞自古皆有死君子以息君年四十則奪之亟終日怡怡恭順孝慈一朝失之誰能不悲君材齊敏練達世故風雨如晦不渝其度雍容和平不驕色聲事不後時物無伏情庭堅在僚傾盖如舊琳辱君游義兼昏友平時相從尊壺奕棋勸善擧過笑言嘻嘻一日不見使人詠思寄聲安不借問宿昔子不來過我必往即萬事渠盡華堂山阿無復見時嗚呼柰何問君何之君不能語祖遣一觴其有（一作淚）如雨尚饗

祭王補之安撫文

黄庭堅謹以清酌羣羞之奠敬致祭于亡友補之廬

州安撫使君之靈曰嗚呼補之畸耦有數天不能權踣耆回夭瘤惡施妍無若之何而歸之天以道觀之其種則然嗟嗟補之遂至於此人亦有言諸君不死我觀使君榮悴不易則於死生如時啟塞如浮屠人割之不瞋彼旁觀者怨忿歎呻我觀使君忠厚而文天地仁氣成此粹溫中和惠宣民神是享孝慈雍睦族教養德義祁祁充實有輝雖其怨仇不能間之[illegible]初筮仕以文自挽翱翔臺閣自以遲晚投筆執戈圖蔿里侯不得當虜白首防秋撫師瀘南方牧拭之英州騏驥便蕃錫之使君為州撫夷聲夏詩書禮樂遠近柔化舉用文武當其器能威而不怒慈哀勸懲

吏奉繩墨民勤来耜其罷而歸父老出涕解印厭明
忽其賫傾州人震驚哭之失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哭李將軍今猶似之退之寘潮經桂林伯遺從事賢
弟遂自色使君於我無平生懽自我投荒卹于飢寒
有白頭新有傾蓋舊三月渡瀘一笑握手誰云此別
遂隔終天臨風寓奠有淚如川嗚呼補之其尚饗之

祭李仲良長官文

嗚呼仲良遂至於斯母老妻少君獨何之嗚呼哀哉
昔我外妹歸君伯氏以是瓜葛不我遐弃元叔無恙
我竄荒遐于黔于僰恤我無家我未還東元叔下世
急難其誰羞奠賫涕萬里遣客来寒来溫仲良之義

如元叔存我病荆州錢死衢路涉夏徂秋君三來顧笑語而別忽聞訃音失此豪士使予露襟白髮在堂不當弃云有子有弟君亦何負能人急難立義不傾我與元老能立召名薄歸上冢不得身往寓奠一觴君其尚饗

代宜州郡官祭党守文

惟公孝慈奉親忠勇從軍自徽至顕常以策勳公清爲郡恐不冰雪誰能白髮皎皎一節方吐嘉謀蕩賊巢穴如何不淑松摧玉折憂民憂國糺糺桓桓忽方不見萬事一棺嗚呼哀哉某某等趨承下風教誨提挈南有樛木失此陰樾昔者賓次令則升堂平生宴笑

慟哭薦觴嗚呼哀哉

祭叔父給事文

嗚呼叔父忠信足以感欺匿和裕足以諧怨爭行不祈報之施為不近名之清孝弟達於草木勤勞載於朝廷謂當朝夕三事光輝九族白首庇民百僚是式黃扉青瑣曾不朞月如何昊天殲奪斯亟嗚呼哀哉在昔叔父典獄宜■牧民會昌恐一不情視之如傷司農討論御之補察持節賑饑鰥寡受職六年在晉民可即戎教之信義不奪農功元祐考績民兵蠱政監觀四方維晉不病使君奪印以謝逋逃維叔父留才即民曹是將使節并護灑蜀食於乘馬夷夏各

入佐袞司與聞和羹起擬下日著清明人謂叔父宜
在帝側山龍黼黻潤色袞職二聖材之俾承啓沃有
寃沉獄無根受詆叔父拜章極謝罔功亦憂兵■遂
到闕中日月照臨白珪無考来給事中方將未老陰
德在民民功在邦善士彈冠豈惟我宗嗚呼可負於
神祇忽遘隕傾越在襄削聞訃顛踣荼蓼薰心無淚
續哭今我不天又失叔父彼蒼者何忍此窮露兄弟
之子猶子然有是言叔父拊我我乃信然平生拜至
教誨笑色今哭歸舡断旌柗木几筵在堂不聞金玉
之音酌酒不觴落涕隕心嗚呼哀哉

祭舅氏李公擇文

盛德之士神人所依珠玉在淵國有光輝方時才難
公隕于道彼天悠遠莫我控告士農畏友朝失寶臣
我哭之慟不惟懿親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温温不試
任重道遠內行純明不缺不疵臨民孝慈來歌去思
其在朝廷如圭如璧忠以謀國不沽小直熙寧元祐
言有剛柔公心如一成以孝謀十年江湖睟然生色
三年主計鬚鬢盡白它日謂我何喪何得我知公心
謀道憂國出牧南陽往撫益部稱貴辦嚴笑語即路
天下期公來相本朝奄成大夜終不復朝嗚呼哀哉
我少不夭殆歘堙替長我教我實惟舅氏四海之內
朋友比肩舅甥相知卒無間然今天喪我舅氏傾覆

誰明我心以血繼哭平生經過爲我舉觴沃酒棺前
剖我肺腸嗚呼哀哉

祭知命弟文

君歿荆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旣無孤惸
恃有兄弟天旣丧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髪盡白
英風豪氣窘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
身有所縻旣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
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轝絶慟一觴
君其尚饗

母安康郡太君祭亡女陳氏十娘文

汝嫁十年五歲歸處姑章不呵知我憐汝我祖江南

三年搓搓元豐甲子汝兄還朝道淮沂洛望汝来寧不聞車音乃聞哭聲汝疾何藥汝斂何服臨絶之情不能我告哀憐至骨哭淚至泉我創如新于今七年乳母来歸壻亦繼室昔所抱兒亦既結髮惟汝面目永隔枯木嗚呼昊天忍此荼毒久於客土勤我夢思日月之吉窀穸有期我病在牀不能奮飛寓奠千里文不及哀尚饗

祭李德素縣君文

嗚呼夫人幽閑靜恭來嬪大家肅肅雍雍婉德娘賢為世名士人皆願然有子如此惟我息女獲羞蘋蘩夫人慈哀教訓拊憐之子于歸我竄蠻獠令我不憂

維夫人德耆老就養訃音忽傳嗚呼夫人胡不萬年
絕域葢奠如親酌獻以文代哭靈鑒無遠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吉州姚公墓誌銘

元豐辛酉八月己未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姚公以疾殁于州之正寢屬吏豫章黃庭堅旣哭公子堂于問諸孤退則論撰公之世出官次躬行吏考遺諸孤使来立言之君子銘之其孤洸沆曰實以其年月其甲子奉窀穸於錢塘之某原擧先夫人祔爲維先人之治行它人所不能言銘先人宜莫如子不得辭遂銘

之恭惟姚氏其自出甚遠其後乃占吳興武康察及思廉父子以史顯璹元崇皆武后時宰相而元崇汔相泰陵名重天下姚氏遂為中州姓族與唐俱盛衰有仕江南李氏以軍伐補東布洲鎮遏使者諱瓚李氏納圖籍遂歸田焉是為公之高大父東布洲今通州之淨海也故公為淨海人曾大夫諱某皆有潛德在田里及公起家仕至中郎累贈先府君刑部侍郎公登慶曆初進士第由縣尉至作州所至各有吏能言九遷為職方郎中會新格以階爵祿故今為列大夫嘗以博士勾當廣西經畧使公事廣東西新去兵火所向瘡痍者未起公招慰拊納人就耕食使者覩

成以書最知贛林州三歳未嘗論決大辟今天子即
位遣子弟修土貢例當推恩公六子皆未仕遂不遺
子而遺其弟旁郡不能者多愧之通判杭州州東挾
漕河皆民田白龍澤岸善決毀民成功公至則為捍
水隄於今以有年其為吉州蓋以揉熟世故左右文
法又其資長者始至承前守留事訟訴盈庭逮報受
書數吏不勝舉舞文吏亦以嘗公公色夷氣平徐徐
區別皆盡人情而後境中日以無事出報謁賓客一
府皆驚公忠信孝友好學不倦下士如不及任職直
前不為後日計禄仕垂及四十年奉身菲薄而棄諸
孤之日衣才可以歛帑才可以具喪而諸孤無以歸

其祇礪廉節不減古人公諱某字某年六十有三夫人某氏有封邑於金華先公七月卒六男子長則洸虔州司理參軍滂蘄州蘄春縣尉汲滁流滸五女子適某官應昭若某官阮之武某官劉敏脩敏脩之配既沒許以繼室歸之而未行也銘曰
諸姚有聲望自吳興唐遷江南乃籍金陵有以武功執戈海浦連其曾孫耕食不去公舉進士與于衉桑勤官下邑薦者交章從軍桂嶺别駕海碣奉公恤民如我飢渴初不赫赫去思則多及為廬陵下車以歌宜壽富貴而不克享勒于銘詩封恨黄壤

朝請郎知吉州畢公墓誌銘

吉州太守畢公以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巳丑歿於理所屬縣皆來弔哭越厥月巳亥咸集乃謀度初終圖建不朽謂豫章黄庭堅曰我公好學力行能仕立節安可無述其孤平仲伏哭且言實將以某年月某甲子葬於浮光先光禄之兆先夫人趙氏繼室夫人滕氏皆祔焉則會有僚詢事考德勒之公諱某字某銘詩曰

嗟惟畢公粥周胙國厥興來仍有萬吉卜暨卓至誠文獻方轂中原之季託植南邦高王父與始籍浮光有息濟美執經躬耕王父中正贈官中都先

人諱京實光祿卿公舉進士以親受福初載州縣
薦書一束丞佐秘書主簿國子牧民咸平以奉常
士佐謫兵食五十七州輸錢轉粟使者借籌考牧
至遠𧤾𧤾羊牛惠深與磁維二千石熙寧甲寅河
食我壁聯桴委粟調護老弱降兵築室不請隣糴
流者歸野止有殍麥公貯告病貸之私籯始其去
歸析券不征持節關隴百城竦竦湔拔廉秀刻遺
贓冗都尉輕車尚書中郎肅肅雍雍象服左魚朝
奉朝請實維新書吉在江西素號難附公父母之
苦語教訶詈是健訟化為舞歌[illegible]戊戌歲復元首
我民無祿公疾卧牖上章請老王命休之抱紳拜

賜屏藥治歸哭者隕涕孰能使之其配趙女椒不
盈升來繼婦職汝陰之勝其宜家人厥年不登有
婉淑女采自封菲壼儀柔嘉維妻李氏能力大故
哀恤應禮公子三男惠連有姜平仲和仲季未勝
衣蓋七女子伯嫁而死四歸以時三處未字長倩
孫磬淮海維揚大梁開封羅適魏相濟陰曹南任
氏元常藹藹諸壻官學譽處人亦多公擇士歸女
公姿忠純言可信期秋陽皦皦表襮不施力學好
問胷次積藏有來咨求傾寫河江稗言所収齊諧
所記炙轂流膏坐客亹亹奉己純約與人務惇錦
衣被絅不有其文世家多財而不安富惟避分貲

以殖季父孩養羸露爰及昏娶吏事儒雅孔惠且
明不張聲勢隱哀索情高明顯融萬鍾應有慈祥
弟友訖不中壽非此其身或昌厥後浮光之麓楸
柏既林鑱詩立宅亶古求今

朝請大夫致仕狄公墓誌銘

公諱遵禮字子安唐大臣梁公之苗裔避五代亂始
去太原稍占籍湘潭間公之季年乃以挈家食于荊
南而墳墓實在陽翟祖希顏徐州録事參軍贈兵部
尚書父棐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亦贈工部尚書公
之伯氏遵度字元規名士也故公之學問淵源近前
輩有所聞則行之少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三遷

為大理評事知湖州安吉縣明州鄞縣稍有能聲以
大理寺丞通判成德軍通判蜀州賜緋衣銀魚又通
判江寧府知興化軍發運使改鹽法薦公知漣水軍
為縣改知沂州未上選管勾牛羊司罷知淮陽
軍避高遵裕改通州於是七遷為尚書駕部郎中賜
紫衣金魚改朝議大夫管勾崇禧觀以本官致仕以
子明遠任右朝請大夫進左朝議大夫致仕六年乃
卒享年七十有六實元祐九年正月也勲上柱國爵
西城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夫人壽安縣君鄒氏七
子長則名遠次明復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次明權
蚤卒次明通郊社齋郎次明忠假承務郎次明述明

昭三女子嫁通直郎吳充禮蘭溪尉沈道宣德郎沈遜左安吉時馬尋守湖州少公恐不任事安吉大姓俞氏所為多不法前後令不敢擊俞氏私釀酒榷牛會客公捕得劾治尋大驚曰乃能如我少時在鄞縣縣中號無訟乃築亭觀延閭人章望之表民與講學士子頗歸之表民集中有與狄子論事則公也在興化時邑中仕家十八九實禮秀好摧折強宗與溫承秋蘆之陂溉南北西洋民食其功去而祠享之其為通州颶風壞民廬舍老幼夷處勞來勸戒不以遺後人公天資敦厚不道人短長仕官且然其所知雖大利害以與人不知資已待僚屬盡敬見其一長保薦

不以疑似小過輕絕之元規早世嫂劉夫人少寡守
二女公事嫂撫孤子不愧古人退居與父老款曲未
嘗入謁府縣訖于牖下言笑而終不以疾痛嗚呼可
以無媿矣明遠將以紹聖改元之明年元月奉公之
柩合葬於陽翟之張洞壽安縣君之墓則來乞銘於
豫章黃庭堅昔余舅氏戶部尚書李公擇元規婚也
數為余道子安之為人今子安後歿不得公擇銘其
墓銘非余其誰銘曰
良吏循循父母小民事不赫赫故走于塵天下長
者為人不疲商財計功則在人後嗚呼狄公睦家
甚雍政問得民不問其逢康寧壽考德則自好不

富其槖以仁爲寶膴膴韓城其望具隩公宫其中詔以銘詩

朝奉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諱默㸚道人字復之曾大父鄰大父皆隱約田閭父晏始命君棄耒爲諸生及君仕於朝累贈至朝散大夫君幼小執養事師趨庭問膳自有度量識者以爲此兒當立王氏門户果登治平四年進士第授什邡縣主簿縣與綿竹縣俱調夫築洛口堰其功十萬鄰邑憂不辦君酌民言而賦功省公能愛民力不閱月而成遷通泉令通泉歲饑甚君不待報而發廩久不雨至是而雨㒟有千頃渠堰廢不知其始其旁

短户積歲不能入賦君因其民願決其源二十里注之江歲以大熟民畫像祠之熙寧中中書房檢正官熊本察訪陝夔路青苗免役法任君定奪兩路役法及州縣應廢者以君為能使者交章薦之攺中書省著作佐郎本路薦君可任提舉常平詔引上殿會耳聵不能奉詔乞得監味江鎮茶場以憂去服除轉運使畄時中饋軍與奏君管勾文字討乞弟師還以瘴癘不能隨師者萬人且棄死夷地矣君請以運糧虛舟載之分責使臣將護醫粥以卒之存亡為殿最所全活者十七八以軍功吏巧遂攺承議郎乞恩遷朝奉郎既而嘆曰吾聞人言憒憒也終不可以立於朝於

是請老而歸年始四十有八遂放浪江淮山水間歸而治大宅開花圃築臺榭與父老歌舞之如是十年乃終享年六十初室陳氏生二男四女而卒追封金華縣君繼室張氏亦蚤卒追封華陽縣君男曰洪以任爲太廟齋郎大邑縣主簿曰源舉進士女嫁進士廖亹陳處義程邁道其季居室洪卜以元符二年十一月葬君於西岸之白水近朝散君之兆而來乞銘復之於庭堅同年進士也稚聞復之爲欒道之鄉先生人所愛敬近乎古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故叙而銘之復之少時貧甚富室子弟會於州學召一儒生講春秋君造講席而儒生揮之君以怒去歸杜門讀

春秋一月乃從儒生質所疑儒生喋不能答君因為諸生講之皆得聞所未聞其從仕未嘗營私先國先民凡吏事它人所難辦君當優為之諸公要人聞君才多欲推之於要津君曰豈不欲往無如病何其以人才為己任者未嘗不歎也君於文無所不工睥睨立成或不加點而文理粲然可觀坐客有豪俊者欲以多窮之君下筆如流水坐人皆驚其於事親居喪盡歡盡哀於兄弟朋友譽其賢者以勸不肖於四方游士為之依歸生館之死葬之於其黨之孤煢衣食之教養之使男有室女有家於鄉鄰其有無而收其弱至其無賴者衆會唾辱之里人畏之甚於刑罰性

狷介不能容人之非州縣有過舉輙上書論之昔孔子為叔向流涕曰古之遺直也君尚似之其銘曰

復之其頑而嶷而岐桃李有實其下成蹊羔豚之割我有餘刃善刀藏之施於有政蘭臺石室如君者幾以病去祿不濡其尾可祭於鄉知德者鮮我文昭之尚以行遠

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湑字彖之實清河張氏有以工部侍郎致仕贈司徒諱去華者始居洛陽蓋君之曾大父也光祿少卿致仕贈兵部侍郎諱師錫者君之大父也尚書職方員外郎致仕贈中大夫諱景伯者君之考也君天

貧孝友敏於吏能其家居不問有無樂以市義雖處
疾不年而為子為吏皆可紀中大夫公老在家性剛
嚴少可君年最少事之盡其懽初仕為蒲陰主簿吏
不能弄以事去為臨潁主簿以廢監牧有勞遷溼州
觀察推官軍興佐使者糧餉辦薦者交章改宣德郎
知飛烏縣值元祐初改復差役君悉取故役書治其
凡而委其僚陰察其財力戒吏具户版等色而虛其
名姓期日會民於廷曰某服某役某服某役一邑吏
皆驚民睨相視而定飛烏於梓潼為山邑不當孔道
而公帑市絹居一州之半君盡得它邑之財力請均
歲市之籍力爭之乃見聽是歲減三之二去而民念

嘗之以疾監西京糧料院疾益侵以承議郎致仕而
卒得年五十有四娶李氏尚書駕部員外郎育之女
先君卒十有二年追封昭德縣君子曰羽孫曰鼎二
女子長歸進士及第蘇大壽而卒次歸進士朱脩君
卒後其年當紹聖五年某月某甲子奉君之喪葬洛
陽兵部公之墓次時公之弟汲狀君之行事來請銘
銘曰

張起清河以文震驚衣冠濟濟吏有能聲正國兄
弟干將發硎斷蛟剸犀揚于帝庭君有家法其鉥
其斧小試則然而命不偶我銘其坎以怨坎壞

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吳君墓誌銘

公諱華字孚道魏夏津人大父諱用之滁州全椒令遂為全椒人父諱頎婺州永康尉嘗有陰德永康紀之殁殿中丞以公伯仲贈大中大夫公舉進士為襄州司户參軍以憂去調真州楊子主簿遷池州貴池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廣德軍建平縣通判韶州就移知南雄州課為廣東第一擢知吉州課又為江西第一除江西轉判官徙湖南居數月寢疾殁於官享年五十有三元祐三年四月某甲子也公由少年書生治經術為州縣吏遇事力行所聞天性精於吏職其所至必令行禁止貴池民兄弟相與訟田為垂涕説同生當相盡以恩義意兄弟皆感涕去方使者

行新令給青苗錢公不格詔令而實予可貸之民使者按常平錢不盡予民取文書視之皆如令在建平當熈寧甲寅乙卯歳饑饉公舉力政勸發廩所全活以萬計南雄州有吏胥鬻獄把將長短不可治聞公嚴能乃匿去為外臺吏公下車盡得其姦狀捕取伏法郡內肅清北人官死嶺南者調護其孤為先之道地使得食得歸其事米鹽人不厭其細也　吉州自蹇周輔增鹽課二百萬民已失生理而魏綸上諸縣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告諸令後所增鹽勿以為課為郡奬善士勸不能去其甚汙德意茂美御姦黠吏有辯策能左右之故元祐初御史按察南方而公為

愛民吏近臣交薦才任監司朝廷當用之而公捐館舍矣公娶獨行沈君士龍之女封安仁縣君子男朋早卒羽秀州軍事推官竝行玆同時中進士第珏亦有藝文女許嫁進士江與京諸公序列公之世家能事來乞銘曰將以某年月某甲子葬公于全椒之原又再使來速銘公之兄蔚深道與余同年進士予又於羽有雅故故叙而銘之銘曰

嗚呼孚道維出嶄巖少吏于政有親有嚴食之衣之睦其不咸治夫如小察民肥瘠我收不煩其羊戢戢公居是邦民畏失之迨其去歸思而述之方行萬里天實戹之有蘊[illegible]孰能扶之羽丞行玆

棠棣偕止而玨暮子鄂不韡韡我視其興則公受祉

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知順州陶君墓誌銘

府君諱弼字商翁陶氏蓋柴桑諸陶有諱矩者避地將家占零陵之祁陽矩生躅躅生鈞贈殿中丞殿中生岳仕至職方員外郎贈刑部侍郎是為君考府君少孤志行磊落權奇左詩書右孫吳同學生歎伏之以為一日千里困窮無地自致迺聚晚學子弟講授六經以奉母夫人長沙太君甘旨慶曆中莫徭諸唐擾湖南山溪鈔掠郡縣提點刑獄楊畋召君俱行頗

用其策謀君亦分軍薄險得挑油平太平[illegible]於畋亭
中功第二以進士調授桂州陽朔縣主簿儂智高叛
籍二廣畋以書召君掌機宜秉驛至曲江畋檄君下
英州議救廣府賊已走連賀蔣偕一軍沒餘衆潰入
山林賊聲勢張甚君以便宜頗取敗軍白旗大書曰
招安蔣團練下敗兵使十數輩持徇村落收得散卒
則迴路趨賀州就糧州將持法拒吾君曉以大義延
聽活千餘人送幕府會畋罷去不為功然畋在朝廷
每為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君久次遷為
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擢知賓州詔換崇儀

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老乞歸極懇惻不聽既丁内艱徒行奉喪歸葬祈陽奪哀以㮚儀使知邕州招納訓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内附儂智高千餘衆皆就耕食君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按治辰州南江諸溪蠻宣撫使舉君知辰州又奏君不上吏課者二十年還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間使彭師晏自攻伐歸其地縣官三師問罪安南以知邕州又用宣撫使辟知順州四遷為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年六十有四終於順州之官舍娶丁氏錢塘縣君生子通冠而死以兄之孫同為通後授郊社齋郎六女長嫁寧鄉尉嚴介而卒其五居室君不治

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為能詩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悟達兵家機會能得士死力智度閎深調護不虞不見圭角遇倉卒大軍常倚以為重作郡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吏士同其苦不以遠朝廷故不盡心力所歸数州夷夏斬斬以約信為威嘗請郴桂靈渠通灃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迺用之於今為功廣源酋長劉紀数請和市太平寨規覘國欵生事徼功者吹噓助之君伐其謀後数年和市議下劉彝沈起之事起矣順州草創存亡不可知受命即上道折箠指撝溪洞晏然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槩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以易

君故求去輒進官重任使遂老於桂林表裏事母孝
謹白首盡其驩平生詩文書奏十有八卷讀其書知
非録録者元豐三年十月丙子葬零陵之金釜山下
銘曰
武夫面牆文吏疲武維此康州俎豆軍旅烏合其
兵忠信成城敎子弟戰衛其父兄秉[illegible]行權處女
脫兎及其旣平左規右矩虎媚養已時其飽饑康
州用士可赴深溪子拊悍婺姑息夷獠我一以律
不殘不傲藥不皸手漂絮終身或千户封奇偶匪
人梓慶為鐻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尚以義往大能
小施夸者抜癢我安義命民得休養邊陲之守不

必推鋒我銘康州式勸士功

西頭供奉官潮州兵馬監押尹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尹氏鄞郡人宋有天下尹氏以武功顯廷勳起佐命終滁州刺史贈太子太師生女輔佐熙陵是為淑德皇后兩男子崇珂累功至保信軍節度使贈侍中崇珪歙州刺史歙州生昭壽任閤門祗候閤門生元輿元輿耿介有祖風獨不樂為吏肆志江湖間而發于姑蘇初為姑蘇人君姑蘇之子也以恩補三班借職累遷至西頭供奉官終于潮州兵馬監押得年六十有五娶錢氏先君卒二年三子公庠舉進士有聲先君卒五月公亶實承其祭其季未名兩

女嫁進士薛彥輔右班殿直張克己孫男女四人君有知數敏於事幾歷官七州苟可以益公家便民盡心不愛一毫其在潮州趨吏功尚不衰君殁後太守按行城壘府庫無毫甲事不經君規畫歎其才為禪涕晚仕嶺南英循潮三州士大夫落南方者悉以禮意接其人物而推衣食以字其孤未嘗問篋笥凡令出從車騎蘊籍而歸家與妻子商出入會計毛髮者君所笑也君仲氏宗顛能官而孝友撫君之孤歸女教男甚有恩意舉君夫婦及公庠之喪以其年其月其甲子序葬於長洲虎丘之原謂其交游豫章早黃處堅曰宗顛之伯氏父子淑善而不遂以寄死乞君文

使我傳不朽遂為誌而繼以銘詩曰
孝友秩秩兄弟琴瑟同安共恤在官夔夔勸功度
宜不求自嬉顏色笑語禮能惠婁見義孔武禄不
對其長固安其藏尚其嗣之昌

左藏庫使知宣州党君墓誌銘

党侯河中河西人而長於京師應進士舉不利以小
校從王韶在秦鳳入熙河每戰輒有功三遷乃得下
班殿侍權邕州永平寨押伴交州進奉使到闕下河
東安撫使曾布奏充准備差使權石州葭蘆寨兵馬
監押充河東第九將部將又差權吳堡寨麟州神木
寨樞密院批狀指揮發遣赴闕陳邊事党侯言西夏

得并敵之利而諸路無先發制人之兵大槩制賊之道四一曰大舉二曰淺攻三曰進築四曰招來往者病在用其一而癈其三故無全勝之威以制其散竊謂四者不可廢一但有先後緩急因賊強弱之形而制之朝廷録其言行下諸路乃授河東第六副將改第二副將元符初乃知横州安化蠻犯宜州州將楊應辰射中臂不能軍經畧司以党侯對移領溪洞司事賊退又受其降乃復還横州崇寧初竟用党侯守宜州安化蠻又犯省地侯與東上閤門使統制黄忱戰勝於卸甲嶺安化三州一鎮皆降於是策其茂功遷皇城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蓋崇寧元年也自下

班殿侍十八遷而至於此凡遷官多以戰功超資減
年略無一官以歲月積也明年遷左藏庫使而卒於
宜州管下實八月丁卯享年五十有四初室曹氏蓬
萊縣君繼崔氏長安縣君四男子曰渙三班奉職曰
淳三班差使曰湜曰澤五女嫁進士曾鐸數月鐸死
今歸在室餘未笄孫男女四人黨侯年二十餘從軍
在軍中三十年常以不欺之名節及其為州奉身潔
清不取秋毫為吏無日不勤曰不如是不足以報國
省閱獄訟事如毫髮許不當情終不快曰不如是民
不得其所事有利於物如拳而犯法如粟終不為曰
法不可不守也責僚屬以名分甚嚴而未嘗以細故

使得罪去也捐館之日斂無復衣歸無餘貲可以知其耆艾守節不衰也党侯諱光嗣字明遠曾大父諱素大父諱宣秘書省著作佐郎父諱武西頭供奉官贈右屯衛將軍渙等將以其年月日葬君於河中府河東縣之原而乞銘於脩水黃庭堅實為之銘銘曰

党侯繩繩持廉好清由微小吏以至專城節不衰止身未耋老天奪之耶而喪其寶河東之原宜柏宜松坎其阻深作侯寢宮我為銘詩式告無期曰此廉吏之丘勿壞傷之

朝奉郎通判涇州韓君墓誌銘

君諱復字辨翁其先鄧之南陽人其上世有為龍游

令者不能歸而家於陵井遂為陵之井研人至辨翁閱五世矣曾大父歸惠為州吏當李順亂時諸郡皆尚威斷凡賊所詿誤以盡殺為功歸惠條其重輕過故為等差抱法律爭於廷所活且百人謂其子慶之曰吾後當有興者及爾子孫皆使為詩書慶之生君者頴仕至太子中允世父崇尚書屯田員外郎兄震朝請大夫韓氏遂為陵州衣冠族姓辨翁既任中州有田於業故今為業人初辨翁尚小自知求師云從世父讀書登進士第調瀘州尉盜殺人而執舍旁子掠服之令謝病不敢予奪君釋之而趣捕盜出將刑者非真盜已而果然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玉臺山

寺務司五臺供施傾天下惡少年多竄僧籍中上下
囊橐為姦號為不可措手君摘其魁宿置于法按簿
書皆得名物代州將防禦使馮行已請為其府判官
會軍興辟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方是時部使者懼
乏興皆須一調十君請峻期會法而調以實民用不
擾再還太常博士通州鳳州州久不治君與滯補敗
寬而不弛府事簿領一二以名召之郡以最聞是時
民冒茶禁日或千人至有貼妻賣子入償不足而繫
有司君上其狀皆得釋然使者以為是沮吾法遷通
判鳳翔府君治民用法寬治吏用法急姦吏不能堪
乃以綱目陳漏事訟君會使者銜前沮法事　即惡奏

君坐停見任官君方具本末求對獄涇師奏君前所
坐非罪乞以為佐從之涇未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
七初室馮氏藍田進士行敏女繼室張氏壽光縣君
冀國勤惠公女三男子孟嶢夫季易夫皆有學行仲
浚決舉進士雄州防禦推官知秦州清水縣三女嫁
利州司法參軍趙丕西頭供奉官馮維方廣濟運司
戶參軍王望之君幼少重遲不戲長而端方論事取
友是是非非不卹嫌怨授易春秋於蜀人龍昌期常
稱慕李栖筠之為人人以為君莊重寡言作文詞務
體要斷獄深原其情抉治姦欺豪吏奪氣言人之所
不敢言蓋有贊皇之風云君歿後十有六年當紹聖

四年冬某月某甲子峣夫等乃克葬君於鄭城之原使来乞銘銘曰

韓遷井研寖微以湮厥有陰德里中稱仁瓜緜於瓞既碩其實有斐辨翁其音秩秩自少為吏慈哀於職匪求生之求得其直論事計可不隨風波有挫其鋒君益淬磨以小觀大以近知遠不振不年心亨事蹇不羨之酉潁川之鄭卜宅固安昌而後葉

朝奉郎通判汾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禹德州德平人字希儉年二十舉明法及第補欒城尉名能捕盜奏徙槀城尉槀城盜為不發調德

榮主簿兼縣事鹽井淡而征不除君為歲蠲四十
罷官民追送之又為永州軍事推官權邵州武岡縣
武岡溪洞蠻蜂出燒民積聚郡治兵令民入保君從
數騎入其巢宂曉以禍福其酋請殺始事者二人以
平以憂去服除授賀州錄事參軍兼司法事始至將
佐皆易之見其決獄乃大驚郡有難辨事輙倚君改
大理寺丞知北海縣俗喜屠牛私酤君陰籍其姓名
區處具疏壁間民相告曰是不可犯遷太子中舍知
樂壽縣事遷殿中丞改奉議郎樂壽南皮縣金隄兩
間使者度繕隄以障水利南皮而害樂壽南皮令以
私書誘樂壽仕家子得其額狀告部使者使者下書

問抑民狀君會民金隄乃得南皮私書而焚之曰南皮令亦歎自便其民顧不善謀耳當報以德以願者寡不願者衆報使者通判汾州遷承議郎恩加朝奉郎察舉吏曹不岐而趨辨汾水被隄稱嗇朿利西監君督護作暑雨中工休乃去以故得疾以元祐八年七月丙辰卒得年五十有九喪過汾市多隕涕者喜讀書善射在官居家長者愛之德平王英狀君行事如此英言行有物宜可信故紀焉君曾大父恩大父誠父芝皆力田而芝以君贈奉議郎娶張氏室趙氏安德縣君男曰槃宷棨棨女嫁蘇其張潞渭彥佐張繹張傾有季居室葬以元祐二年六月丁酉

兆於其縣擊壤鄉之西源寀墨衰來乞銘三反而不懈乃于銘銘曰

吏優於檢姦或賄或殘勤民恵卹吏或彝其筆嗚呼君潔可以馭吏恵可以扶弱孰能不充修怨以德勤事忘食瘁不踰怠其施不遐惟畀之嗇力耕者不穡尚其子之食

鳳州團練推官喬君墓誌銘

高密喬君彥柔將葬其父毋乞銘於豫章黃庭堅曰吾家世籍在昌邑而遷高密居高密蓋五世矣王曾大父以善治生以財雄長里中吾大父喜為俠振人急難以故破家產而貧先人乃讀書年十八舉毛詩

學究授咸陽縣主簿吏以年少易之先人發其姦贓即罷邑中皆驚令貪政疵頼先人得善去鄰邑有田訟十年不决先人行田所視文書一語决之歷海陵稾城縣尉為石州録事參軍掌和糴倉郡將以和糴家錢數十萬資公帑諭先人更印曆先人執法不聽至訶怒終不移罷石州調中年主簿陜西轉運司聞其材辟賑濟同勾當公事以憂去為延長令又以憂去先人事父母篤孝居喪毀瘠再丁内艱遂以哀白欵不出仕鄉人強之乃調河州軍事推官對移蘭州又調鳳州團練推官提刑司檄先人决階成州滯訟不幸暴疾殁於成州之栗亭吾母王氏繼母吕氏髙

密士大夫之家先人以元祐五年十月捐館舍明年
先夫人又棄養彥柔以貧從仕四方不得以時葬將
以元符二年某月日葬鄭公鄉大父墓次庭堅曰夔
道為令奉公敬決訟平持身廉清淨寡言君子也其
言不妄視其子而知其父可銘也推官諱敞字廣叔
享年五十有六三男長則彥柔前進士夔道令次彥
中舉進士有聲次男彥直尚小女子嫁進士劉極銘
曰
才於為吏小試牛刀廉於臨民不犯秋毫直於事
上怒不目逆不極其能又不耆耋繫逢不逢不在
巧拙我銘其丘告後勿伐

太子中允致仕陳君墓誌銘

府君諱庸字景回潁川陳氏也徙京兆萬年唐廣明之亂以家入蜀遂為眉州青衣人曾大父延祿大父顯忠以季子貴贈兵部侍郎父希載以府君贈大理評事蜀亂更五代不解故大理而上三世在野府君始與季父希亮兄族弟諭學於成都天聖中俱登進士第縣令名其所居坊為三俊初授澧州推官調潭州觀察推官長沙縣孤女有父時田產為其族親所冒沒訴於州縣部刺史累歲不得直府君被檄按之一語而決盡歸所侵地以故湖湘間田訟皆詣所部求決於府君在湖南凡決疑獄二十二再調雅州判官

而刑獄大省不報歲饑州將命錄富家粟諸縣爭趨
令府君獨格不下且言曰勸分固天之道而此邦無
巨室焉得粟而分諸終不可得罷光山吏部流內銓
上其課引對在庭會有羽書以西師不利趨召二府
按邊吏瑣計兵食罷所引選人子循資是時府君年
五十有三歎曰吾筋力益盡於州縣矣因告老去買
田築室於淮汝間曰潁川吾故郡也宴居十年乃終
蓋嘉祐十年五月壬戌府君白首好學不衰以義踦
氣不爲瓜瓞葛藟以親附人亦不靳然爲崖壁其於
吏道如良農知田如响匠相木然爲縣常加意於尊
爵俎豆以時脩其禮物旌其處士秀民人又知府君

之蘊非俗吏之所能也喜作詩不加琢磨而能自達其意蓋恬於勢利之言也其在田間不亢不汙有古之任焉而已者之風祔室劉夫人有婦行卒時年三十有八二男子皆蚤卒二女子嫁進士潘景繼室樂夫人能勤家事姑孝謹喜讀唐書能講道其世故興衰士大夫賢不肖老而記憶不衰壽七十有二生六男而三不淋存者曰架槊渠皆舉進士女其一病在室不能婦嫁內殿崇班耿端彥者其季也樂夫人及見孫男女十六曾孫男女三府君捐館舍二十九年樂夫人既祥乃克葬於光州固始縣淮安管鴻鵠之原二夫人祔焉槊娶庭堅之女繁以婚姻之故來乞

銘府君之行義可銘也故敘而銘之銘曰

其生也不汲汲其没也不洄洄窮瀆之泉弗達于逵鴻鵠之翼不媒于澤燕雀階天不怍不悔生安其邦没葬其鄉兩嬪鴈行同城也而不同藏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二十九卷終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墓誌銘

蕭濟父墓誌銘

吾友蕭濟父新淦人諱公餉曾大父詠大父漢卿皆不仕父中和福州長樂令以太常寺奉禮郎致仕濟父事親不遺力居喪以毀瘠聞友愛其弟恩意甚異博學能文少時累試禮部在太學有聲稱熙寧中忽自廢不為舉子元祐六年乃以特奏名試於廷得一命歸而歿於牖下享年五十有九娶廬陵段氏生六

子男曰嗥瞱麟玕二女爲歐陽𡶒郭欽正妻初濟父既無仕進意築室於清江峽之碕巴丘之上曰休亭間居且二十年於書無所不觀尤好孟子黄帝素問啄其英華以治氣養心遨樂於塵垢之外推其緒餘子弟皆興於學逮其欵出仕不幸而死與濟父游者皆哀之故商濟父之得喪而為之銘銘曰

玉笥岑岑閱世無疆我以為朋章貢合而流清不舍晝夜與我偕行仰其高追配古人鉤其深得意日新力耕孔耘食其新陳其妃能柔以奉補紉調護諸息其櫝其棘各授之職而老斲輪儻而遇合富貴嶫嶫牛羊賓客金玉僕妾怨塞宇宙榮不滿

睫以此易彼君必不厭而心為田而智播稷穫而自得是曰有秋鄉曰揚名里曰雙秀才宅斯丘龜筮告猷安只樂只無糜無圮

王力道墓誌

吾友力道諱肱王氏蓋瑯琊臨沂諸王在齊不遠遷者其世家序列史官文獻相望有諱其者於其鄉有德汲而其配崔夫人與門人子弟誄其行曰恭睦先生是爲君考庭堅童子時與力道游是時恭睦先生尚無恙得入拜崔夫人於堂以兩孺子同學問相愛故兩家親亦相愛力道長予二歲而少成獨立無兒子氣食飲卧起與書史筆墨俱後七年比歲以鄉舉

士俱集京師甲辰丁未歲相從也力道此時律身甚嚴而與人極愷悌於書無不觀而尤喜易春秋文章初不經意睥睨左右下筆娓娓不休熈寧癸酉邂逅夜語於西平客舍謹厚而文甄敘人物有理致予知其在困而不撓也又二年客自齊来乃言力道與往時大異沈浮閭井間得酒不擇處所遇屠販如衣冠愛之者以爲似畢茂世光孟祖之爲人而力道自言與二子異人亦無以命之或謂力道窮不偶懟故自放於酒中吾以爲力道智及此殆不爾如是三年終以酒死得年三十有五無子有遺文未輯夫人張氏猶尸其祭既祥張氏又卒於是崔夫人七十餘歲矣

哭之甚哀力道之兄撫州軍事推官將舉恭睦之喪

兆於臨朐之龍泉而葬力道於其域謀曰知吾弟者

莫若吾友臨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黃魯直庭堅將請

叔原序其文而屬魯直銘其墓則以狀來庭堅其可

不銘銘曰

嗚呼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

以自厚不昌其後壯士溺於酒萬世同流今也何

咎我圖作銘或慰其母兄維金石之壽

晁君成墓誌銘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間於其兄弟之言與人交

其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為可畏喜賓客平生不絕

酒布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願治生諧偶人
仕遇合蓋未嘗以經意生二十五年迺舉進士得官
從仕二十三年然後得著作佐郎四十有七以歿君
成處陰匿跡家居未嘗說為吏及為吏極事事有不
便民上書論列甚武爲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至
数日不得行使者任君成按事并使刺其僚君成不
撓於法不欺其僚盡心於所誘不爲之作矯矢也仕
宦類如此故不達少時以文謁宋景文公景文稱[illegible]
之晚獨好詩時出奇以自見觀古人得失閱世故[illegible]
勤及其所得意一用詩爲囊橐熙寧乙卯在京師[illegible]
卧昭德坊呻吟皆詩其子補之編前所得詩[illegible]

四十篇蜀人蘇軾子瞻論其詩曰清厚深靜如其為人濮陽杜純孝錫狀曰哭君成者無不盡哀皆知名長者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已有耻其於兄弟交遊有古人所難補之又好學用意不朽事其文章有秦漢間風味於是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殆其興乎故論譔其世出游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其志願而不哀其不逢君成字也名其晁氏世載遠矣而中徽有諱迥者事某陵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太子少保致仕謚文元生子執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曾王父諱廸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夫人楊氏生

一男則補之女嫁其官張元弼進士柴兼一作助賈碩陳琦三幼在室補之以元豐甲子十月乙酉葬君成於濟州任城之呂原其詩曰

不渫雪以嫮清不闒墮以徒汙休麓江湖魚鳥與為徒通邑大都冠蓋與同衢制行不鱣人謂我愚人爭也人謂我非夫彼棄也吾趨彼汲汲也吾有餘浮沈兮孔樂壽考兮不怍高明兮悠長忽逝兮不可作河濁兮濟清任丘兮佳城御風兮驂雲好游兮如平生深其中廣其四旁可以置守俾無有壞傷植松柏兮茂好封爾後之人

劉道原墓誌銘

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傳極羣書以史學擅名一代年
四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其父渙字凝之葬道
原於星子城西以故司馬文正溫公十國紀年序為
銘納諸壙中其僚令翰林學士范淳夫為文碣於墓
次此兩公皆天下士故道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
諸儒紀焉後十餘年劉氏少長相繼逝歿惟道原一
子羲仲在論者歸咎葬非其所故羲仲以元祐八年
十有一月還葬道原于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
紀年敘及墓碣義論撰其遺事乞銘於豫章黃庭堅
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獨以溫公為知已溫公序道
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堅何以加焉羲仲三請曰

遷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人遺事為託終不得辭
則敘而銘之道原天機迅疾覽天下記籍文無美惡
過目成誦書契以來治亂成敗人材之賢不肖天文
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談手畫貫穿百家之計皆可
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間負其才不肯折
節下人面數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籍其名亦不
好也爲吏發強老姦宿負必痛繩治之一時號爲能
吏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倦游十五年溫公修資治通
鑑奏以爲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
七年書奏　御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羲仲為郊社
齋郎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版書成又詔書賜其家

諸儒以為　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實
不空言道原與王荊公善而忤荊公與陳鄗公善而
忤鄗公所爭皆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仕不合
以瀕於死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
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
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
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
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
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
遠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
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觝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

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濶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彊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它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敝猶若是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陷而入於

敝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敗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後學者得監觀焉礿凝之忿世不容弃官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蓋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歙向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仕雖不逢得其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羲仲和叔稱材器皆過人和叔以文鳴而稱篤行不幸相繼死羲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司法叅軍孔百禄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著其大者銘曰

貪夫所爭烈士所弃顯允劉君去位遂志其清近義其勇近仁其子守節對于前人劉子矯矯執方

惡圓與世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閨庭悅親以孝舉按抱衾室家靜好上士勤道百世之師四海溫公俾民不迷溫公補袞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蹇蹇溫公論政以學爲原浚川積石學深其源溫公忽忘劉子典學我爲銘詩式告後覺

黄幾復墓誌銘

吾友幾復諱介南昌黄氏有田西山下已數世不知其所從來父晝以天文經緯言人事畸耦如神幾復與其兄甲皆授學其父試以迎日求三緯法曰先得者博馬甲以二日幾復以十日其父曰甲可世家介可為儒而二子皆以卒業幾復年甚少則有意於六

經析理入微能坐困老師宿學方士大夫未知讀莊老時幾復數爲余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為非得莊周後世亦難趨入其斬伐俗學以尊皇帝堯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之予嘗問名消搖游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常恨魏晉已來悞隨向郭陋莊周為齊物尺鷃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乃能消搖游乎其後十年王氏父子以經術師表一世士非莊老不言予戲幾復曰微言可以市矣幾復曰吾安能希價於咸陽而與稷下尹辯哉熙寧九年乃得同學究出身調程鄉尉

論民事與令不同而直移長樂尉舉廣州教授嶺南人士承幾復講解章句聞所未聞稍有知名者敀楚州團練推官知四會縣新興民岑探自言有神下之越俗機鬼相傳數郡推宗爲新州捕得探兄弟妻子繫治探欺野人言吾能三呼陷新州城不逞子及老弱從者以百數至城下言不效皆潰去而新州聲張以爲豪賊挾衆攻城經畧使遣將童政捕斬而官軍所遇薪水行商皆殺之亦檄幾復護槍手策應幾復察童政部曲多不法即自言經略司不隸將下得以土丁捕賊且言童政所效首級莫非王民斷巳瘞之棺刳方娠之婦一童政之禍百岑探不足云其後皆

知幾復所言用薦者改宣德郎知永新縣幾復仕於嶺南蓋十年故中朝士大夫多不識知其至京師也言均減二廣丁米事頗便民諸公將稍用之而幾復死矣蓋元祐三年四月乙巳娶胡氏四子一男曰槃三女長嫁梅州司理叅軍王鎮次許嫁番禺王逵季尚小幾復孝友忠信可與同安共危喜言天下奇士爵次隗磊不以細故輕重人蚤與詩人袁陟游亦工爲五言似韋蘇州其客死逵調其棺斂又護其喪歸葬請銘焉逵閩義士也尚能保祐其惸嫠銘曰

嗚呼幾復信道以後時見微而不戮啟予手足子歸不辱西山之封其情所築太史司馬實多外孫

女歸有子其似斯文

陳少張墓誌銘

君諱綱少張字也眉州青衣陳氏曾大父顯忠贈尚書兵部侍郎大父希世贈職方員外郎父諭職方員外郎知蜀州及叔父太常少卿希亮兄太子中允庸同年登進士第眉州號其所居坊曰三俊蜀州官不達乃買田葉縣而葬于洛師遂為汝州葉縣人君天資明爽奇書異聞無所不讀鋭意舉進士三絀於有司乃歎曰吾為功名乎今富貴而有功於民垂名不朽者誰耶吾為溫飽乎田園豈不足哉遂沉浮里中三十餘年築居第重堂複屋寓意於花竹間居雖富

未嘗什一也方開書館欲聘奇士與游令子宗作佳
進士以雪恥不幸死矣享年五十有四實元祐某年
三月初九日初室郭氏天章閣待制輔之女繼室蒲
氏福州閩清縣令遠循之女六男子寧之三班奉職
寛之完之學進士寀之宜之宗之尚幼兩女子長嫁
進士朱篪次在室後九年蒲夫人及諸子乃克葬君
于蜀州之塋次而寛之走陳留乞銘於予予曩爲業
尉與君游相好也又與君有連其可不銘銘曰
赫赫兮計行默默兮心亨白駒兮過隙拱木兮同
聲佳城兮鬱鬱水深兮卜吉谷爲陵兮見白日勳
予銘兮詔勿伐

張大中墓誌銘

亡友張大中父太尉諱亢四海豪士所謂張退夫者大中讀書數千卷其論鈗古今治亂與君臣之乖逆有事於時者之得失至於豪傑而在山林一言一行有繫於作者之序及文章足以配不朽之事者皆能講說貫穿數千歲間便未嘗涉其流者聞之亦粲然若撫其會予初得友於汝州葉縣知君不但學問優於人也其智慮淵泉操行水玉爲吏於窮鄉而百事裁以繩墨如居四達之衢吏胥並文而爲姦因憤以售欺君鉤索深隱不縱毛髮也又善治盜其治盜時貸其魁宿作耳目跡盜之蹊逕而必得以故部中無

盜然夫資強毅不能以聲色下人諸公罕能知之故
君於朝者亦十数輩然其人無國士之度不能極力
推挽致君於通津故君以蔭補右班殿直累官至內
殿承制歷監南京左藏庫汝州石唐鎮揚州三溝巡
檢定州沿山都巡檢通遠軍兵馬都監年四十八以
卒初太尉喜論兵舉事風行電擊至君敦厚儒者左
規右矩然不臧否人物飲酒數斗論事益精明猶有
太尉之風大中諱杰東人初室侍其氏旌德縣君繼
室蔡氏崇仁縣君八男子斐懷州脩武令基廬州舒
城主簿圭屋堂塗壘室皆進士四女子長嫁頡昌崔
德孫餘尚幼大中卒以元豐七年九月而葬以其十

二月窆于太尉之域後四年坒基始來乞文碣於墓

大中予少時酒友予數年来以病不舉酒而大中宰

木既陰泫然流涕刻詩宰上詩曰

昔在元豐王師即戎屢奏膚功河洮西東棄矣如

蓬將軍小校崇級分功鑄印不給其綬若若輿臺

小子皆二千石君在通遠則優爲之或蹈以利曰

吾忍爲萬物並流金石獨止思君凜然猶有生氣

躬不受祉將在其孫子

胡宗元墓誌銘

宗元少孤自力問學年十九以 進士薦於其鄉二十

有五再試禮部不利益自刻 苦治經術厲操行客

游高安太子中允蔡仲舒其孤立以兄子妻之爲闔
書館留與甥息共學旁近士家多就之者已而講授
常數十百人致温飽以奉之宗元貺衣捐食推羸餘
以煦其宗待宗元以炊者甚衆其資樸厚出入里中
詞氣自下趨人之緩急而解其紛號稱長者汔年四
十築草堂於高安之魯公嶺指十萬錢買官書無所
不讀務爲汪洋無涯終日與其徒辯析義理初不經
意時事藝松竹灌園畦隱約林丘之下葢二十年疏
町稻塍松行竹鴟少壯致力而耆艾見其功始爲壽
藏於魯公嶺謂諸兒曰吾百歲後猶安樂此宅也熙
寧癸丑里人强起之廼行應詔宗元丘墓在新喻數

世矣政授臨江軍長史而歸歸則病緩然猶讀書不休頗著詩及它文章以自悼其屈於時命後六年其子遵道登第仕吉州太和縣主簿以安車奉宗元以就養元豐壬戌五月丁亥迄以足痺終焉壽七十一有息八人四男子也伯曰遵度仲主簿君也叔曰遵義季曰章女適某郡鄒沂某郡周刊某郡羅彥臣皆學士大夫也有季居室孫二人男格女重慶宗元胡氏諱堯卿宗元其字也曾大父㝢仕江南時為兵曹大父腆父靜皆不及仕蔡夫人以諸子外明年正月丁酉奉窀穸如治命則以狀來乞銘遵道吾僚也遵度及諸弟皆力學請銘又應禮乃作銘曰

孤童羸露勇奮厲兮求學與友甚競彊兮義不獨

豐燕宗黨兮溫溫愉愉桑縣　千衣懷璧自賢

珎兮老奇不耦致時命兮𨱑贊高宮敏松竹兮平

生樂只未安宅兮

劉咸臨墓誌銘

南康劉咸臨有超軼絶群之材諸公許以師匠琢磨可成君子之器不幸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未娶後不立其毋兄哭之哀甚將瘞咸臨于九江之原屬予為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無極使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法先王而知其統則視古人何遠哉今若此故作銘以寄哀銘曰

和叔劉氏字曰咸臨京兆萬年而徙高安祖渙凝
之蘗令潁陰築屋南康汔至于今春秋八十懷寶
陸沈父恕道原其學知往汗簡百世如指斯掌宦
世蹇蹇不祛其蘊佐司馬公著書補袞咸臨岳岳
秀于林臯爰發雷聲震驚兒曹我予我奪持論不
㥯其于文章似漢游俠詩則清與欲自爲家㲉而
雄鳴如迦陵伽石介守道攘斥佛老君得其書奉
以師保介之道術暴虎救殘百謗而死危斵其棺
君曰可人恐不得然我圖夏屋伐木山積未夫棟
楹林火蕩熄母曰嗟予子不亢劉宗兄曰嗟予季
道不佐邦人材實難有又不遂刻詩下泉慰嬰其

志九江宜松龕而藝之尚俾松聲詠予銘詩

李元叔墓誌銘

元叔李氏諱堯臣世為長林人元叔父諱某力田治生以致富饒而使元叔從學同郡人子弟登科冠蓋行道上嘗有可願之色元叔居太學數年舉進士不効無以歸報因入粟調歸州秭歸縣主簿而歸未幾丁父憂終喪遂不復仕母夫人春秋高性剛識明治家有法元叔承顏養志秋毫不違內友愛二弟季簿如砥外接士大夫賢者盡禮來者滿意以緩急叩門者未嘗辭以故也親近交游仰之以喪葬恃之以昏嫁待之以炊者至不可數歲凶躬行閭巷飢者與粟

疾者與醫捺不祭之骨至不可数浮屠人爲塔廟者資之以落成去家學道者倚之以除鬚髮至不可数湖南北號曰荊州元叔云經營鄉學數年乃就不問方來之士延賢者以為師友割田毛以奉之曰此先人之志也里中少年多知詩書元叔之力也元叔天資樂易好讀書與人寡怨士大夫蒙急難之義它日或負之客有道其事元叔則笑則歎後有謝之與歡如初元符之元夏六月朔旦入侍母夫人有不忍去之色退而諭家人曰人生或存或亡敬其所敬愛其所愛則生者可託死者無憾亡者復生存者不愧矣又常所與往來給酒食以招近者厚往以問遠者人

不知所謂其壬午過鄉校勸子弟癸未夙興又延
見諸少焉假寐不時就食諸生乃驚奔告其家家
人至之坐曰趣具衣衾吾逝矣遂寐弗興享年四
十有衆哭者無不盡哀初娶王氏繼室張氏庭堅
姨母之女也二子曰道曰邈其弟漢臣以其冬十二
月塟元叔於月光山從先君之兆而來請銘於戎州
余於元叔有連又相好實泣而銘之銘曰
嗚呼元叔有親能子有弟能兄有財能用有友能
誠仁霑枯骨義及孤惸是宜耋老忽其隕傾母哭
妻啼以哀籲天弗貫弗年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
尚信然

李仲良墓誌銘

君諱漢臣仲良字也世為荊州著姓傳其上世嘗有陰德於其鄉里故久而不衰始君之兄元叔取余張氏姨母之女因與往来及余以史事得罪還黔州雖平生親舊於稠人廣衆中忽有人言黄魯直皆瞠若也而余過荊州無間水陸所從出經理其生資至無不足然後已余在巴僰間数歳元叔遣使来衣食我留童僕給使令恩若兄弟不幸元叔夫婦繼殁此時未識仲良也竊念流落無歸時失李氏之助也其後仲良修故事不減元叔時及余蒙恩東歸見仲良於荊州魁梧長者也與之游久而益可喜余病荊州仲

良三年一作来閒疾不懈別去數日聞訃凡余與其交
游莫不哀也仲良初試太學求科舉不遂乃游駙馬
都尉曹詩門用公主特恩社郊社齋郎調漢陽尉獲
湖中盜數十人或曰此可市美官君曰吾寧殺人以
為利耶卒核實本爭漁鬬死兩再調上饒尉中書舍
人姚勔謫守信州民有訟水累年不直者姚心有所
主名以付君推之君曰一姓專利而餓十家豈賢守
意哉姚初怒而終愛之遂薦授理定令以大夫人春
秋高不行年酉十有七卒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
寘其兆在當陽縣之月光山望其先人而不同域葬
以崇寧元年正月之乙酉娶劉氏生一男二女男曰

遜女皆未嫁其弟晉臣請予銘庭堅曰仲良遊不廣仕不達故可傳者少然游擇人仕擇義亦可以銘銘曰

嗟乎仲良其才可以頡頏於世其義可以長雄於鄉不展不熾（一作叔）奄忽就木我銘送之尚閟陵谷

楊寛之墓誌銘

公諱恕字寛之本河東人遠祖某唐末見中原亂甚將數子官于蜀因求便利田宅居之一人家于普州一人家于梓州一人家于資州三族皆以衣冠傳其舊業有諱其者以儒學有聞於蜀王氏欲官之不可遂隱約銀山間當時以為處士之秀處士生繼安繼

安生仲明仲明生翔翔君之父也君爲童兒日誦千
言師以為不煩我同舍生皆爲不及稍長酷愛春秋
左氏暇則繞檻誦之同舍生試取本窻間接之自初
至終不繆一字有王甫先生者砥礪名節以教鄉閭
之子弟來學者必考其素至君來欣然受之曰此諸
生之表也君於書無所不觀聞人間所未見書必購
取之論學取友是是非非終不以寒微貴勢奪其名
實其與人言行有操治家理財皆有繩墨耆艾趨庭
親年已八十餘奉養能致其樂紹聖年春正月不幸
以疾卒於牖下享年六十有一疾革矣親友問爲則
曰死生之說我自知顧大人春秋高人子棄寢門而

去此為無窮之恨娶黃氏有子曰中師中師之子曰綰綰以曾大父之命來告曰寬之克家子不幸而死中師有疾不能將命敢使綰以進士馮儀狀乞銘重言十九使此子不隨世磨滅實有望於門下問其親黨曰寬之誠善士馮君之言不妄則許銘之綰大父卜以元符元年冬十二月壬午葬於內江縣安養鄉西南山之下從曾大母黃夫人之兆曰迫矣銘不可緩則敘而銘之銘曰

我行三巴林谷箐深僵臥絕壑楩柟十尋匠人營國一購百金獨閱歲月異材陸沉用君之能渠不當貴以遠不以可咲而喟[illegible]擽犧象又何足賴內

江東流其山頃頎其栢其松　其堙其塏從母安寧
以慰孝思

張子履墓誌銘

外兄張子履殁後十年當元符之巳卯其子恊奉其母史氏夫人之命以四月癸酉葬子履於蜀巖道而來請銘曰先君和易於自然敬畏則有家法從事二十餘年不出州縣未嘗慼嗟年五十九病在果州顧言曰吾平生力行所聞未嘗遇知已我死汝求立言之君子銘吾墓吾不朽矣敢以銘請於舅氏某謝不能而不聽則爲銘曰張氏本河南族姓唐末避亂而家成都成都亂甚乃家于嚴道今四世矣家故饒財

而好施歲具布褐百称以給老貧行之不倦施而不報以数世有諱閭者一舉進士第前此雅州未有進士鄉里以為榮觀卒官太常少卿贈其父瑧尚書工部侍郎君諱祺子履字也侍郎之孫少卿之子少卿蓋三娶曰胥氏追封仙居縣君曰錢氏追封仙源縣君曰黃氏封長壽縣君君胥氏出也仙源愛其慤且死肜君不忍訣長壽未嘗許諸子迎侍而君官果州請之而行可以觀其孝矣初為邛州火井尉時少卿知韶州歎曰人乃柰何遠出親側乃割俸之半以資韶州曰極知無益且修子職在火井時甲寅乙卯歲州大饑君卹窮民以数萬茶場與吏以自[illegible]

肯諉此吏請圭田未入或曰此吏有善馬可取償君曰人方急難取是於我何有既而官没其家資君不悔也進士吳時邑子也君禮之超然異於諸生已而時再登第有能聲士以此多之火井四考父老至今称其廉其為嘉州司理叅軍凡獄有法重於情法難明必奏讞侍御史周尹出按屬部君上便宜六事尹歎其材會尹入奏未達京師而補外不果以聞其後以錄事叅軍佐簡州果州便於私而戾於法必就法戾於法而便於民必予民平生未嘗以書干上官上官亦罕知之時時作歌詩文章以自見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者也君亦三娶初娶史氏尚書屯田郎

世之女再娶黃氏處士釁之女又娶史氏忠州司法
叅軍襄之女子曰恊長壽君於其爲姑處士之女於
其爲從妹長壽春秋高而康强史夫人博學而能文
恩親當銘況行治可紀耶其詩曰
年運而氣剛不刓其方仕蹇而心亨不汙其清有
韞不發以文自揭老萊之婦能誄其夫之死靡它
詩禮其孤龍門之丘在漢嚴道從先人居式追其
孝